

借题

我时常在《诗刊》杂志上画画。我不懂诗,也不写新诗,所以基本上不怎么看这本杂志。但诗刊印制得很不错,用纸也不错,而且,内文留有大量的空白,正好适合画两笔,便常在上面涂鸦。由于不是正规的画本和画纸,所以不那么拘谨,可以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乐趣便也由此而生,是在别处画画所没有的。所谓打野泳,或荒原骑马,别有一番畅快的心致。

有一次,画了一个戏人,过了好几天,忽然发现戏人的下面有一首诗的题目,叫做《在梨园》。怎么那么巧,和我画的戏人相吻合,好像有意在那里等着我一样,好和我和我的戏人有一个邂逅。想如果用《在梨园》作为我的画的题目,不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一发现,让我其乐无穷。便回过头来重新看我在《诗刊》上画的画,居然很多画的旁边或画的里面,都有诗的题目或诗的句子,和画剑鞘相配,仿佛前世的默默姻缘,似乎是埋伏在那里的伏兵,等待着出其不意的袭击,和我的画撞个满怀。

特别是一张画:在公园里父母给自己的小孩子拍照,小孩子扶着他的滑轮车,冲着镜头露出微笑。在画的上面,正好有一行诗句:“惯常浮现的表情”。如果再伸出V字形的五指,那真的是孩子们在照相时惯常的表情。

还有一张画,画的是四个身穿漂亮长裙的老女人,如同年轻人一样,手舞足蹈往前走,画的上方,是一行黑体字的题目《当我回眸方可回眸的青春》。一下子,让我的画立刻如照一面凸透镜,充满反讽。

另外一张画,一位挺着啤酒肚的男人,挽着一位穿着紧腿裤的女人,迎面碰着一位身穿风衣的女人,这女人正用一只手手指指着他们。本来,这只是我在公园里偶然见到的一幕,被我随手画了下来。不过是熟人意外



母亲在背负中老去

朝颜

春雨连绵,空气里泛着潮气。我走在上班的路上,看见迎面走来一个十多岁的姑娘,她背着一个小男孩,在雨中迈着蹒跚的步子,努力地前行着。刹那间,我心中的那根弦忽地被轻轻拨动了一下,一些关于爱的温软之波就像泛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地在我心间荡漾开去。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以及她在背负中行走的一段又一段的时光。

我的女儿,是在母亲的背上长大的。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

在《诗刊》上画画

肖复兴

相见的常见场景。谁想到,在画中穿风衣的女人风衣里,藏着一首诗这样一个题目:《相逢却不说话》。让这张画一下子充满戏剧性,三个人之间构成了富有前因后果的戏剧关系,瞬间变得不那么简单起来。这个题目,让我忍不住想笑。

《在梨园》,并非孤例。诗画暗通款曲。所有的艺术都是横竖相通的。中国文人画本来就讲究题诗和题句,让画与诗互文。好的诗画,会绘画添色,以更多的象外之意。《诗刊》上这些诗句和诗题,无风起浪,帮我这些单薄无聊的画点缀出新鲜一些的生趣。这样意外的发现,让我自鸣得意,在《诗刊》上画画的劲头更多更浓。在我家所有的刊物中,《诗刊》是被利用最充分的,也成为我最喜欢随身携带的速写本。

民间有借题借物之说,戏曲里有《借伞》的传统折子戏。我从《诗刊》这里则是借题。这样的借题,颇有些像农民种植花木时的嫁接,或像蜜蜂借花传媒,不仅可以生出新的生命,还可以酿造出别样的产品蜂蜜。所以,应该感谢被我借用的那些位诗人美好的诗句和诗题,可以让我借水行船,划得更远。

封面画

两年前的五月,我和雪村、赵薇几个人一起看望画家兼翻译家高莽先生。那时候,我刚发现在《诗刊》上画画的乐趣,热乎气儿正浓,已经随手画了几本《诗刊》,便从中挑了两本带到高莽先生家,请他看看。一是请他指点,二是和他共同一乐,三是请他在上面题个词,留个纪念。一箭三雕。

高莽先生看了之后,说不错。他的女儿晓岚在旁边对我说:咱家也有好多旧杂志,你也可以在上面画!他连连说是,这样画画,挺有意思!

我翻开杂志的扉页,请他能为之题个词。高莽先生不仅画好,书法尤其是隶书也挺好的。

那天,高莽先生兴致很高,对我说:我给你画个像吧!

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因为相比题词,画像比较麻烦,要费好多时间,而且,高莽先生已经九十高龄,眼神大不如以前了。

他说罢,让晓岚拿来一粗一细两支笔,顺手合上那本《诗刊》,就在《诗刊》的封面上画了起来。

他画了一幅我的侧面像。面目的轮廓用的细笔,头发和眼镜用的粗

笔,粗细的对比与融合之间,让画面有了层次,也有了灵动感。

画完之后,他问我今年多大了?我告诉他:七十初度。他便在画像的下方写了几行小字:老朽九十,能为七十老弟画像,实人生之幸事也。高莽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于北京。

这是他的自谦,能够得到九十高龄高莽先生为我画像,人生之幸事,应该属于我才是。尤其是看到他题字时,手中的笔在不住地颤抖,心里很是感动,也很感激。在所有为我画像的作品中,坦率地讲,这一幅真的是最为简洁而传神。

谢过他之后,他带我走进他的书房,取出一方盒,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他的印章,然后让我和他一起挑印章,好在画面上印铃。一边挑,他一边对我评点这个印章刻得一般,这个是名家所刻……我就对他说,就用这个名家所刻的印章吧!他亲自将印章沾满印泥,有力地盖在了画像的下端。高莽先生是属虎的,我又挑了一方虎的属相印,雪村告诉我那个橙黄色的印泥有特点,我便在最后一面盖上了这一方印。

没有想到,《诗刊》的封面立刻像变了魔术一般,变成了另一番模样。起码对于我,在所有数期的《诗刊》中,这一本最让我惊艳,是唯一的。

当然,也没有想到,此次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收获。

事后好久,重新翻看高莽先生为我画像的这期《诗刊》封面时,忽然有了另一个发现,我也可以学习高莽先生这样,在每一本我所画过的《诗刊》的封面上画一幅画。那样,我所画过的《诗刊》,便成为了有里有面、有瓤有皮,真正意义的一本速写本了。高莽先生的启发,让我开始在《诗刊》封面上作画。

不过,比起在《诗刊》里面随心所欲地画来,我显得有些拘谨。因为《诗刊》封面用的是那种米黄色带皱纹的特种纸,我怕画坏了,糟践了一个好好的封面,暴殄天物。再有,你卖一张皮,也怕画坏了,连带着里面的速写也看不下去了。

我最先画的是学蒙克的《水边之舞》。画的是局部,彩色变成了黑白。因为有样子摆在那里,画得再走样,心底多少托点儿底。当然,也想借大牌给自己壮点儿门面。

以后,陆续又画了几幅封面,打算贼不走空,把所有我染指过的《诗刊》的封面都一一画过。其中不得不其中的乐子,和在别处画画又自大不一样。我画画本来就是野路子,没有什



么大的志向,就是图一个乐儿。马路青苗,是曹操的乐子。马路飞燕,是东汉人的乐子。野马飞驰青草地,是不入流的乐子。

有意思的是,前年暑假,我的孙子从美国来北京度假,我拿来高莽先生为我画肖像的那期《诗刊》给他显摆。他看后说,我也能给你画个封面。我找来一本新到的《诗刊》给他,他拿起笔,三笔两笔就画完了,一条鱼,两枝柳叶,倒也简单。那一年,他六岁半。

一眨眼,两年过去了。孩子长大了。

高莽先生却离开我们快一年了。

藤萝架下

天坛公园里,有一个白色的藤萝架。春末,一架紫藤花盛开,风中像翩翩飞舞的紫蝴蝶,最是漂亮。其他时候,这里也很不错,我常常愿意到这里来,因为这里会常常坐着好多人,大多是北京人退休的,到这里聊天、散心。也有外地人,一般不会久坐,只是穿行而过,到前面的月季园,或倚在藤萝架下拍照后走人。

坐在藤萝架下,以静观动,能看到很多不同人等,想象着他们不同的性情和人生。没事的时候,我会带本《诗刊》到这里写生,这里是我最好的写生课堂。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成为了我写生的模特。迅速地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情景,往往往眼睛和笔都不够使唤,常常是顾此失彼,却是写生最大的乐趣。莫奈最初学画的时候,他的启蒙老师欧仁·布丹就常常带着他到户外,让他练写生,告诉他写



生是其他绘画方式不可取代的,对他说:“现场直接画下来的任何东西,往往有一种你不可能在画室里能找到的力量和用笔的生动性。”所以,莫奈最愿意在他的吉维尼花园写生他那一池睡莲。

我不是莫奈。《诗刊》,便给了我这样跋扈老马偏要奔驰的一方草地,容忍我的笨拙,让我可以在上面随意涂抹,画不好,可以毫不吝惜地在下一页接着肆意挥洒。每月两期的《诗刊》,足够我奢侈地挥霍。

去年秋末,藤萝架的叶子发黄,开始飘落了,但阳光明媚,透过稀疏的叶子,如水流淌。我已经坐在这里画了老半天了,正要起身走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位老太太,步履蹒跚地推着一辆婴儿车走过来,在我的斜对面坐了下来。老太太个子很高,体量很壮,头戴着一顶棒球帽,还是歪戴着,很俏皮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男士的西装,不大合身,有点儿肥大。

这让我很好奇,猜想那帽子肯定是孩子淘汰下来的,西装不是孩子的,就是她家老头儿穿剩下的。老人一般都会这样节俭,将就。婴儿车在她身前放着,车里面没有孩子,车的样式,得是几十年前的了,现在的孩子是绝对不会坐这样土得掉渣儿的车了。或许是她当初当奶奶或姥姥时推过的婴儿车呢。如今的车上,放着一个水杯,垫着一块厚厚的棉垫,想大概是她在天坛里遛弯儿,有些冷了,就作为自己的坐垫吧。而那婴儿车已经废物利用,变为了她行走的拐杖,和那种助力车的功能相似。

老太太别着老,长得很有精神,眉眼俊朗,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我们

灵岩山

苏眉

非常年轻的时候喜欢独自行走。有时去寺庙,站在虚掩的木窗前,看灵岩山寺的僧侣在幽暗古老的膳堂里安静用餐。秋日的巨大菩提树叶落满地,碎金色的祈愿。

每次都会在树下的茶室吃一盞茶,然后回家,渐渐地这成了一种仪式,注定一个人,要以一种安静的面貌出现,再用一种安静方式告别,仿佛是某种约定。

面貌祥和的僧人有些还很年轻,神色淡定,看不到尘世气息。即便在膳堂,也像在修行。缁色僧袍、棉布鞋子,吃饭走路无声无息,内心平和,深邃寂寥,怡然自得。

浣花池、玩月池、吴王井,小而僻静的地方,都是优美的景致,千年前就已存在。旧日御花园遗址,原是吴王为他心爱的所建,这个美女叫西施。吴王为她建造了一座行宫,叫“馆娃宫”。另一种僧人穿深蓝色长袍,沉静肃穆,有类似深山森林中植物的质地。他们用膳时非常文雅,偌大的厅堂,很多人在一起吃饭,却听不到一声咳嗽或是低声的言语,只有碗碟碰撞发出的轻微声响。

唐代有诗人写道:碧海西陵岸,吴王此盛时。山行今佛寺,水见旧官池。亡国人遗恨,空门事少悲。聊当值僧语,尽日把松枝。

曾经在寺庙遇到一位僧人,他赠我一套佛经。一个朋友说我有佛缘,真的么?最好的朋友皈依佛门,她说佛法带来巨大无边的欢喜。皈依佛门就能免堕三恶道的苦,获得无边的大智慧。对此,我只能遥遥站着,默默端凝。因为太好所以不敢尝试,这如同虚妄的爱,如同遥远的无量劫,如同不可企及的一切,玄而又玄,水月镜花。那套佛经,因为心怀敬仰还未曾打开。

相对藤萝架之间几步的距离,彼此看得很清楚,我注意观察她,她时不时地也瞄上我两眼。我不懂那目光里包含着什么意思,是好奇,是不屑,还是不以为然?正是中午时分,太阳很暖,透过藤萝残存的叶子,斑斑点点地洒落在老太太的身上,老太太垂下了脑袋,不知在想什么,也没准儿是打瞌睡了。

我画完了老太太的一幅速写像,站起来走,路过她身边的时候,老太太抬起头,问了我一句:刚才不是我在画我呢?

我像小孩爬上了树偷摘人家树上的枣吃,刚下得树来要走,看见树的主人站在树底下正等着我呢,有些束手就擒的感觉,让我很尴尬,赶紧缴械投降,坦白道:是画您呢。然后打开旧杂志,递给她看,等待她的评判。

她扫了一眼画,便把《诗刊》递还我,没有说一句我画的她到底像还是不像,只说了句:我也会画画。这话说得有点儿孩子气,有点儿不服气,特别像小时候体育课上跳高或跳远,我跳过去了或跳出来的那个高度或远度,另一个同学歪着脑袋说我也能跳。老太太真可爱。

我赶紧把《诗刊》又递给她,对她说:您给我画一个。

她接过杂志,又接过笔,说:我没文化,也没人教过我,我也不画你画的人,我就爱画花。

我指着杂志对她说:您就给我画个花,就在这上面,随便画。

她拧开笔帽,对我说:我不会使这种毛笔,我都是拿铅笔画。

我说:没事的,您随便画就好!

架不住我一再的请求和鼓励,老太太开始画了。她很快就画出了一朵牡丹花,还有两片叶子。每一个花瓣都画得很仔细,竟然手一点儿不抖,眼一点儿不花。我连连夸她:您画得真好!

她把杂志和笔递还我,说:好什么呀!不成样子了。以前,我和你一样,也爱到这里来画花。我家就住在金鱼池,天天都到天坛里来。

我说,您就够棒的了,都多大岁数了呀!然后我问她有多大岁数了,她反问我:你猜。我说,我看您没到八十。她笑了,伸出手指冲我比画:八十八啦!

八十八了,还能画这么漂亮的花,真的让人羡慕。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老太太这么大的岁数,能够活到这样岁数的人,身体是一方面原因,心情和心理更是一方面的原因。这样一把年纪了,心中未与年俱老,笔下犹能有花开,并不是所有这么大年纪要,都能拥有这样的心态。

那天整个一下午,阳光都特别的暖。回家的路上,总想起老太太和她画的那朵牡丹花,忍不住好几次打开那本《诗刊》,翻开来,心里想,如果我活到老太太这样的岁数,能够也画出这样漂亮的名家新作

长江之恋

黎耀成

蓝天下
你歌声甜甜
将秀美山川和谐相牵
一路风情万种
让三峡神女惊艳
你引来
两岸稻香
还有那朵朵映日红莲
追随你
热血沸腾
呵护你
气象万千

月光里
你舞姿翩翩
将璀璨明珠一线相穿
你一路激情奔放
让东海浪花飞溅
你点亮
万家灯火
还有那张张幸福笑脸
抚摸你
绿意盎然
绿哟你
情意绵绵……

万里长江
多彩的画卷
你给神州大地带来
风光无限
美丽长江
永远的眷恋

你让中华儿女拥抱
更加美好的明天

心香一瓣